

母亲的眼泪

金林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身材瘦小，个性要强，凡事不肯落于人后，尤其是教育子女格外用心。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很少流泪。令我懊悔的是，母亲一生中少有的几次哭泣，都与我有关系。

我读高中时，有段时间痴迷写作，荒废了学业。母亲流着泪，苦口婆心地劝我要以读书考学为重，莫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母亲说：“写作这碗饭是那么容易吃的，写作能写出啥名堂？你考不上大学就得当农民，和你爹一样，一辈子打牛的后半截，出力下苦没个头。”望着母亲留下的泪水，我幡然醒悟，认识到考大学才是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便自觉放下写作的笔，拿起考学的书。

我读高三时，母亲担心我考不上大学，当了农民难找媳妇，就托人给我说了几门亲事。我当时一门心思要逃离农村，想去大城市读书工作，对于母亲安排的相亲，虽心里极不情愿，但为了哄母亲高兴，还是硬着头皮去敷衍着相亲，结果没有一件亲事说成。那段日子，母亲似乎失去了生活勇气，无力地躺在炕上长吁短叹，不知道流下了多少眼泪。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电视台当记者。全家人欢欣鼓舞。谁料想天有不测风云，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忽患眼疾需要住院做手术，怕父母担心，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这事，在家里没黑没明地对父亲哭泣：“眼睛做手术那还了得，大夫手一哆嗦，眼睛不就瞎了吗？一个瞎子怎么还能在电视台当记者呀，这往后可怎么活呀？”母亲执意要来西安陪护我住院，但被父亲拦住了：“你一个农村老太婆，去了大城市，两眼一抹黑，除了添乱，去了能帮什么忙？”母亲只是个哭，后来得知我手术很成功，才放下了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通宵达旦写稿子剪片子。一次，我在单位熬夜加班，黎明时才回到出租屋休息，正睡得香时，迷迷糊糊地听见二姑敲门，打开门，见到母亲满面笑容地站在门口，甚是惊讶。我一夜未眠，当时实在是太困了，躺在床上没说几句话竟睡着了。我一觉醒来，发现屋子里没有别人，以为自己刚才做了个梦，慌忙给二姑打电话。二姑在电话里很生气，说母亲见我对她很冷漠，伤心地哭了老半天。赶巧我当天下午要去外地采访，三天后回到西安，给二姑打电话，得知母亲早已返回老家，临走时还在掉眼泪。这件事情搁在我心里好多年，每当想起来就很自责，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不该冷了她的心。

母亲已故去，不用再为我牵挂流泪。每当我想起母亲的疼爱，思母之苦就难抑心头的悲伤，到了我为母亲流泪的时候了。

石碾安置在我们村城门楼旁，三个碌碡竖起来栽成三角形，放上碾盘，再安上石碾子，就这么简单。石碾是村里的公共财产。我们村没有像邻村那样盖碾房。可能大家觉得碾子是石头做的，不怕风吹日晒。

儿时，每天放学回来，我们一伙娃娃在碾盘上扇四角，那个响声听着像摔炮，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倍儿爽！雨后天晴的日子，我们在碾盘上玩泥巴，弄得跟泥猴似的，玩够了就趴在碾盘上写作业，那时我们村小学是以木板当桌子，木板被刀子刻得坑坑洼洼的，碾盘又光又平，比学校的“桌子”好得多。

碾子是那个年代农家人必备的生活工具，村村寨寨都有。碾米轧豆子、碾盐轧辣子……甚至轧旱烟，都离不开它。我家有个压门关，这家具原本是防土匪用的——加在大门上的木杠，两米长短，粗如小碗口，榆木材质，十分的结实。家家户户都来借，做碾棍。拉碾子原本是用牲口，可队里的活路忙，腾不出牲口，再者，一家一户碾粮食盐不很多，干脆就推。那时推碾子是我们村的一景。

石碾
贺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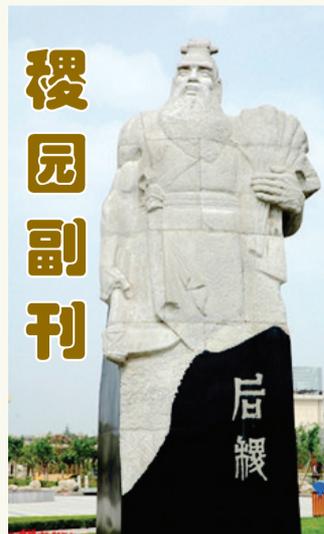


碾子一年四季都在忙，最忙还是秋月。那年月，粮食很是短缺，夏粮接不上秋粮，玉米刚收，剥的玉米粒来不及晒干，大家伙就想果腹。湿玉米粒上不了磨，便用碾子轧。队里的牲口要耕田，只好推碾子。每天一大早碾子跟前就摆起了长蛇阵，家家推碾子的都是女人娃娃（男人要出工），热闹得跟赶集一样。

如果谁家碾完了盐又轧辣子轧调料，这就乐坏了我们一伙愣小子，从家里拿来馍馍，掰成两半推碾子轧，轧过的馍馍比现在的香辣锅巴味道还要好。

碾子闲着的时候，女人们便坐在碾盘上边做针线活边拉家常，说到高兴处会甩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大多时候是男人们端着饭碗开“老碗会”，漏得天昏地暗，甚至忘了吃饭。月明星稀的夏夜，会有三五个老汉或坐或躺在碾盘上，边吃旱烟边说古经，我们一伙娃娃围在他们身旁，双手支着下巴支棱着耳朵聆听……

俱往矣，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记忆。几年前村里的一部分土地卖了，一部分土地流转了，现在吃粮食都靠买。时代变了，石碾被冷落了，寂寞得如同垂死的老人。前些时日，村子搞规划，安置石碾的地方被规划为宅基地。一户人家在那块地建屋，石碾被埋在地下做了地基，村里的一道风景线永远地消失了。



为了打造杨凌人的精神家园，不断提升文化品味，本报“稷园副刊”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稿件要求导向正确、主题鲜明、生动活泼、文风清新、广接地气，散文、小小说、诗歌、快板等均可，字数要求800-1200字。

投稿方式
微信：Tsh853794307
电话：13759950301

编者按：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新时期，老年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既能保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又能获得适当的照顾和关爱？年轻人应该如何对待老人的赡养问题？今天，“稷园副刊”特别推出的《养老奇遇》这篇文章，贴近现实，真情感人，扣人心弦，发人深思。由于版面所限，本报将分四期连续刊发。今天刊发第二期。敬请关注。

(小说)

养老奇遇 (二)

董岳峰

(接上期)

郝二吸了口烟，沉默了一会儿道：“论经济条件嘛，这样办是可以的，但是，……嗯……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大早就给我交代过，他说丧事从简，他千叮万嘱咐，说不能比你妈的规格高。厚葬薄葬才对，再说了，你们三个轮流管你大，最后管了个啥嘛？唉，你们到底能孝敬多少？他一个人在老屋过着，最后死的时候跟前都没有个人。你们把事想过大，我觉得可能会适得其反，村里人可能会说闲话呢？人家可能会说——活着咋么咋么，死了又咋么咋么……”三个孩子低着头，鼻一把泪一把，好大一会儿不做声。

郝二接着说：“好了，就按照我的想法办，叫上八个乐人，再加上洋鼓、洋号，有个响声就行啦！葬礼那天晚上，就在门前空地上搭个祭棚，叫个司仪主持。按照习俗搞个三献仪式，唱几折戏，就这样吧！”

下午三点左右，按照阴阳先生的安排，先举行了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后钉棺盖，成殓后，大家都齐声大哭，尤其是大鹏、小鹏和小婷嚎啕大哭，好大一会儿才被人劝住了。

在郝二的引导下，经过几天的忙碌，郝老先生的葬礼活动算结束了。

没有事了，郝二把侄子、侄女又

招集在客厅，郑重其事地交代了一些事。他从衣袋里掏出来一封没有启封的信，说：“大鹏、小鹏和小婷，你们看好，这是你大生前交给我的信，是他亲笔信，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他说，等他过世后，让我才能交给你们。”说完，他便递给长子大鹏，又补充道：“大鹏，你是老大，你先看看，然后轮流着看看。”

大鹏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是父亲用毛笔写的小楷字体，内容是：“大鹏、小鹏并小婷，吾之至亲儿女，见字如晤，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与你母亲重逢了，你们不要过分悲伤。每个人都是尘世间的过客，生老病死是必然的。死者长已矣，活者且偷生。望吾儿女，各自安好，要团结互助，同舟共济，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要教育好孩子，我们家姓郝，郝就是好，所以为父希望你们一切皆好！另外我退休后除了当年给你母亲过事花钱，平时我看病旅游生活费等花费之外，我还有十五万余元余额，我不偏谁不向谁，一碗水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给你们三人各自平分五万元，三个存折附后，分别写着你们的名字，密码就是你们各自的生日，算作为父给你们的大帮衬吧。另外我死后，不要树碑立传，只在坟头栽棵柏树即可，凡是各个期期斋

不麻烦客了，一律勿来。你们上班忙，也不必舟车劳顿来回牵扯给我和你妈上坟，若有思念，就朝家的方向，沉默几分钟即可，我们会有感应的。字短话长，一纸难罄，就此搁笔，永别了，我会保佑你们的。愚父：郝仁章绝笔。”

大鹏看后大哭不止，接着小鹏和小婷分别传阅了，兄弟妹三个抱成一团嚎啕大哭……许久，叔父郝二便拿起老哥的遗书也仔细看了，不禁潸然泪下。

他镇静了下来，说：“娃们，你大已经走了，我们总算让他入土为安了。你大交代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能辜负他的遗愿。大鹏，这个家你就是领头羊，一定要当好榜样，和弟弟、妹妹处理好关系，特别是给你们两个媳妇做好工作，平时和睦相处，妯娌关系、姑嫂关系都要处理好。郝家的传统好家风不敢丢呀。这三张支票存折你们各自拿好，你大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们，教育好你们的孩子，不要忘记咱们郝家曾经有个教书老先生，他的名字叫郝仁章。”说完，他把信递给大鹏说：“大鹏，你是老大，这封信还是你保存，算着个留念吧。”尔后，叔父郝二便回自己的家去了。

(未完待续)

逛武功河滩会

何耀兴

河滩古会负盛名，
农闲冬月人潮涌。
两岸通衢连四海，
八方商贾聚武功。
秦腔乱弹震天吼，
锣鼓社火遍地红。
生意兴隆百业旺，
教稼台前闹丰登。

感昔

岁到耆年辄怀昔，
初心往事并忆及。
曾经坎坷还谨慎，
每遇良贤总思齐。
日月蹉跎无建树，
身骨羸弱有病疾。
非无创业攀山志，
怎奈心行两不依。

胡志强

感今

天无雾霾阳光近，
地有兰梅瑞气习。
赤县安平旺千业，
神州富丽福万黎。
峥嵘岁月峥嵘日，
昌盛国邦昌盛畿。
秀木葱茏仁寿域，
春花烂漫复兴时。

感老

莫道耆年日月老，
应知岁暮时光急。
难得皓首逢盛世，
不负尧天度桑榆。
喜览诗书赏经典，
时从剑友习太极。
呵培后代幼苗裔，
祷佑神州新航旗。

七律·耆年感怀三首